王門宗旨

王門宗旨序

王門宗旨者錄　明先生語也先生語難去取而間有所擇者揭其要也要語在論學而奏疏行移等具存者徵學問之實用也旨稱宗者明

千聖之嫡嗣也數門人語所見而槩系之王門者統於宗無二旨也盖自赤石陳公視學兩浙以理學化導諸生過會稽謁文成祠問先生書謂宜與[illegible]孟濂洛並行因有是

命以屬山陰令瑤圃余君轉
授予予不敏敬受筆札之役
而太史石簣陶公實訂校爲
殺青既竟或有問予先生之
旨宜人人尊信而猶不免一
二致疑者何予曰先生致良

知之旨本無可疑者也乃或謂知落情識難以明性若疑語未徹上又或謂知太徑截潤畧工夫又疑語未該下手竊謂不然心性有兩名而無兩體知是知非之謂心不識

不知之謂性似有分矣然而
不識不知非全無知識之謂
即知是知非而不可以知識
言也此知通乎晝夜寧有間
時方其是非未萌無是非而
知則非無及其是非既判有

是非而知亦非有知而無知無知而知是之謂良知即心即性而謂之未徹乎上不可也不能離知言性則不能離知言學無離事物之知則無離事物之致良知之提示辟

之於行路者諭之足力非行何以顯足外足亦無行矣又辟之嗜味者諭以舌根非嗜無以顯舌外舌亦無嗜矣故功夫莫容於良知須臾不離也莫親於良知舉念即真也

莫嚴於良知毫髮難昧也莫
要於良知二三莫雜也莫備
於良知萬行俱該也一日用
力可以取足而亦終身積累
究竟難窮樵夫稚子可以與
能而亦上知高賢了徹不易

不假文字反覯即得而實傳覽選稽必資見聞求之末發覯聞不着而實檢束持循不離日用葢本末俱通初終具備無踰此旨而謂之末兼乎下不可也故曰先生之旨本

無可疑者也然或者未得先生之意于言而予又求先生之教于身先生從萬死一生中幾經磨練緣求而豁然透悟乃追拈出既而纘道救世身所俱忘自不厭不倦而後

見此必行鋤強討叛聲色不
煩有用道學形於
聖主之贊嘆自却萊墮都而後
見此作為兩軍對壘弟子雲
從制府轅門即為師壇講院
自陳蔡絃歌兩階干羽而後

見此氣象慎儀有伊川之整
肅觀書有朱子之研窮反己
有日省之勤遷改有喜聞之
勇諫争批鱗而不以節顯清
携琴鶴而不以廉聞大哉先
生可謂希聖而聖集羣賢之

大成允所願學而依歸者舍先生無之矣尚何疑哉昔孟子言稱堯舜而推尊孔子以爲生民未有盖堯舜之道須孔子而明不知孔子何由知堯舜故尊孔爲法堯舜地此

孟子之真稱堯舜也孔子而後人尊濂洛予以為濂洛之道至先生而大明蓋良知所以善以善發太極致良知所以善體識仁欲遡濂洛必自先生夫以先生之有功於濂洛則

謂自孔子以來未有盛於先生可矣登寡昧未能盡先生之大而蚊蝱飲海畧預其味且仰見陳公之表章嘉惠余君之同心鋟梓皆朋之誠而為後學之慮也切故敢冐言

之以副其指若先生則奚待
予言宗旨具存自然彌久彌
尊百世俟聖人而不惑也
萬曆己酉冬吉同郡後學周
汝登頓首撰

王門宗旨序

陳督學長卿謁新建公祠以正學訓諸生娓娓既思曰先生功在西江顯著學以西江人傳且信顧海宇于先生學疑情未斷則不旨于味之過敢托少參周公繼元大司成陶公周望于先生學椂其大旨令諸人士望的而趨德意甚盛二公竭日夜力

于先生片言有關學脉者必錄如徐曰仁王汝止汝中錢德洪爲先生高足者言必載書成名曰王門宗旨山隂令余君脩志斯道走使屬元標一言引其端元標謹拜手言曰夫今以良知爲出自王先生者誣也夫子及門之士如由非所稱聞善必行者乎呼而告之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曰知德者鮮孟子在戰國一則曰不慮而知者良知曰見知聞知以知爲教是自孔孟時已然宋後諸大儒出曰學在知其所有朱考亭氏釋格物亦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諸儒先何嘗不諄諄以知開示哉顧當訓詁沉溺之後先生抉此二字以覺羣迷若謂先生獨創也者不知非先生臆

言聖賢所已言也古有單方久麼故牒有
偽得之持以活人者羣醫輙詫以為我輩
百方試之良苦柰何一匕有餘有聞而喻
之曰方以治病病已方可除識者以為名
言良知者度世之一筏既度無事筏矣竊
嘗謂先生之學直接陸子或者又謂陸子
與先生學皆禪不知知禪者然後知先生

學知先生之學斯能知禪偽未嘗以身研
兩家情狀先以意見横入曰此禪此儒以
自閡閡人禪與儒兩寬亦并以自寬于先
生學無損元標生也晚猶得聞及先生門
者謦欬竊竊然疑之廼任其僻愚自尋任
竇叨天之靈庚長數十餘年始知先生言備
嘗艱阻直證天德與近世剽譚者霄淵故

嘗有言曰予初不信良知者乃所以信良知也良知即乾知大始之謂本自皜皜本自慥慥不以識識不以知知非剛健必墮于欲非篤實必二三其德體乾之健法恒之久殊可與入而世以詭譎辯博圓融遷就沉溺欲海爲家舍是良知蟊賊先生而趄掩耳何疑嗟乎學無門可入則茫蕩

有門可守亦屬藩籬子不云乎曰無知也由茲門至于六通四辟無宗而無不宗斯文善會王門之旨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行且于孔氏庭何論王門天下萬世寧無其人乎予與前諸君子日望之矣是亦長卿使君傳宗旨意也

旹

萬曆庚戌歲孟秋月吉旦吉水後學鄒元

標爾瞻甫頓首拜撰

王門宗旨敘

王門宗旨者不佞校士會稽時求陽明王先生與其高弟遺書書多散佚因請之少參海門周公銓次其師弟論說而萃為一編者也首先生語次徐曰仁語次王汝止錢德洪語而王

汝中語終焉曰宗旨者亦昔人云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之意也書成太史石簣陶公手訂之不佞獲卒業因屬山陰余令君刻之先生祠中而叙其意曰自宋儒先倡道以來其於張皇滲緒摘抉微言以揭示承學者可謂

至矣主靜定性明其本用敬致知舉其功令其遺書具在可覆也然當時及門之徒已不能盡守其師說而愈遠愈離甚至以盡性之旨而爲溺心之資詞章訓詁沉錮已極後雖一二崛起之儒潛悟超契心知其謬而不

能救也至陽明王先生良知之說出
冥善惡一動靜泯照妄徹終始外内
總天地萬物之變而攝於人心之精
靈易簡直截一洗語言文字之陋當
時聞者如夢而覺如醉而醒如亡子
而見父如行人之反其舍家傳心印

人闢悟門昔去之萬里今遇之跬步先生何以得此於人哉先生所直指者人心本來之靈而人亦惟自見其心之靈而已先生之學初亦泛濫於詞章出入於老釋自謫處窮荒困衡動忍蚤夜彚求忽一夕大悟寐中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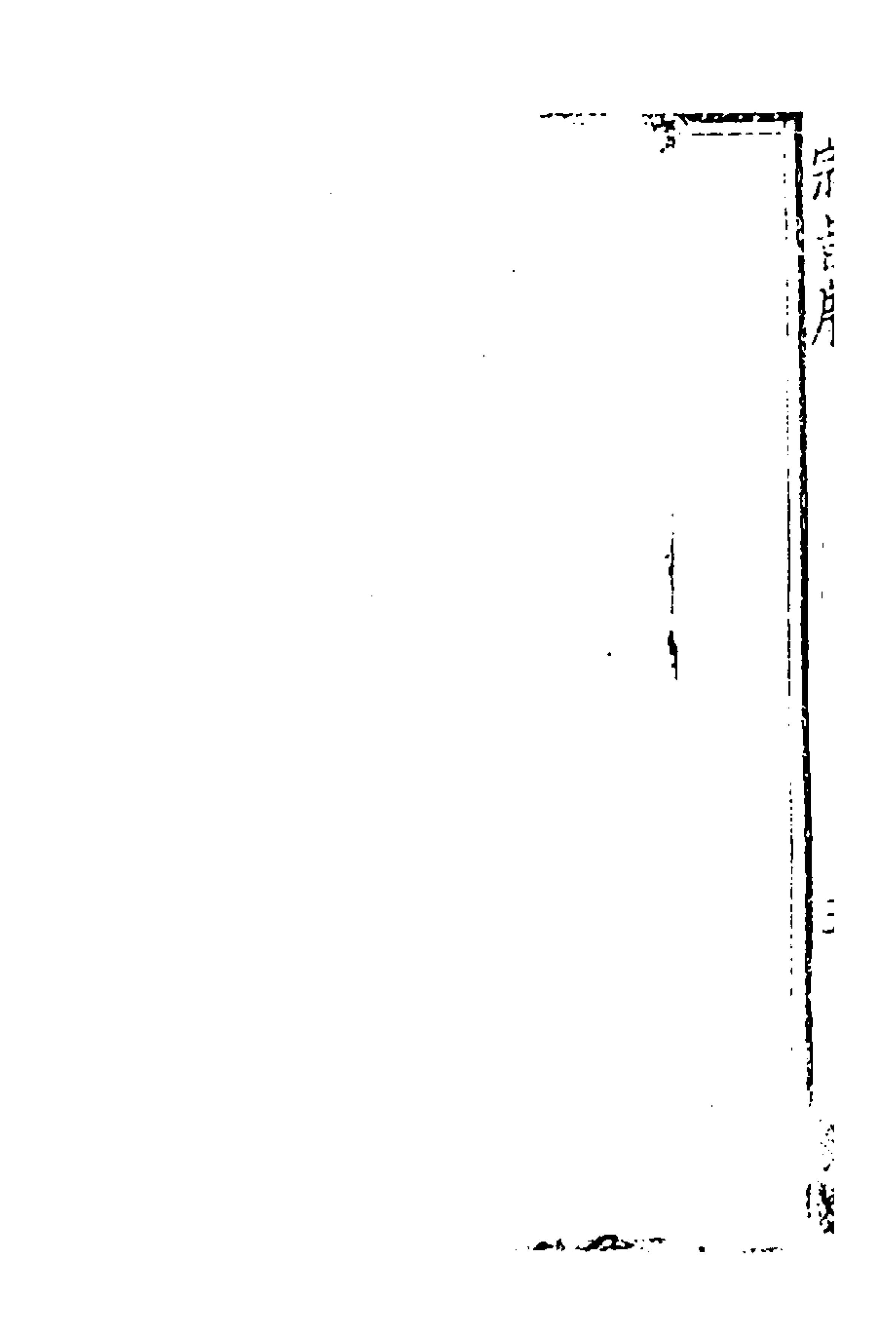
覺呼躍始信聖道吾性自足使倆見
趣一無可倚而其為教則初言存天
理遏人欲繼言知行合一萬物一體
及江西定難以後始揭致良知為真
聖門正法眼藏故先生每自言三字
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誑語也夫先

生為學者言之似易而其自得之實難學者欲自得其知不啻難而得之先生則甚易於是有以不思不慮之旨而流於弄精魄以無善無惡之解而藉以長恣睢者矣此豈先生之教使然也哉夫慱學詳說本以反約而

支者離本直指頓造本以見性而誕者蹈虛古語所以有還珠之誚程門所以發扶醉之嘆也自曰仁而下語各言其所得錢氏守繩墨二王多超悟然於以發明良知則一致無枝指也嗚呼學者誠得海門公所謂宗者

而契之持以讀是編則幾矣

浮梁陳大綬譔



王門宗旨總目

詩六[illegible]

祭文二首

總目終

王門宗旨

王陽明先生語抄目錄

象祠記

卷之六公移 三十八道

選揀民兵　諭各府父老子弟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勦事宜

兵符節制　批韶州府留兵申

批將士爭功呈　告諭浰頭巢賊

議處河源餘賊　優獎龍縣丞牌

告示在城官民　牌仰沿途慰諭軍民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暫留養病

卷之七　襍著　十八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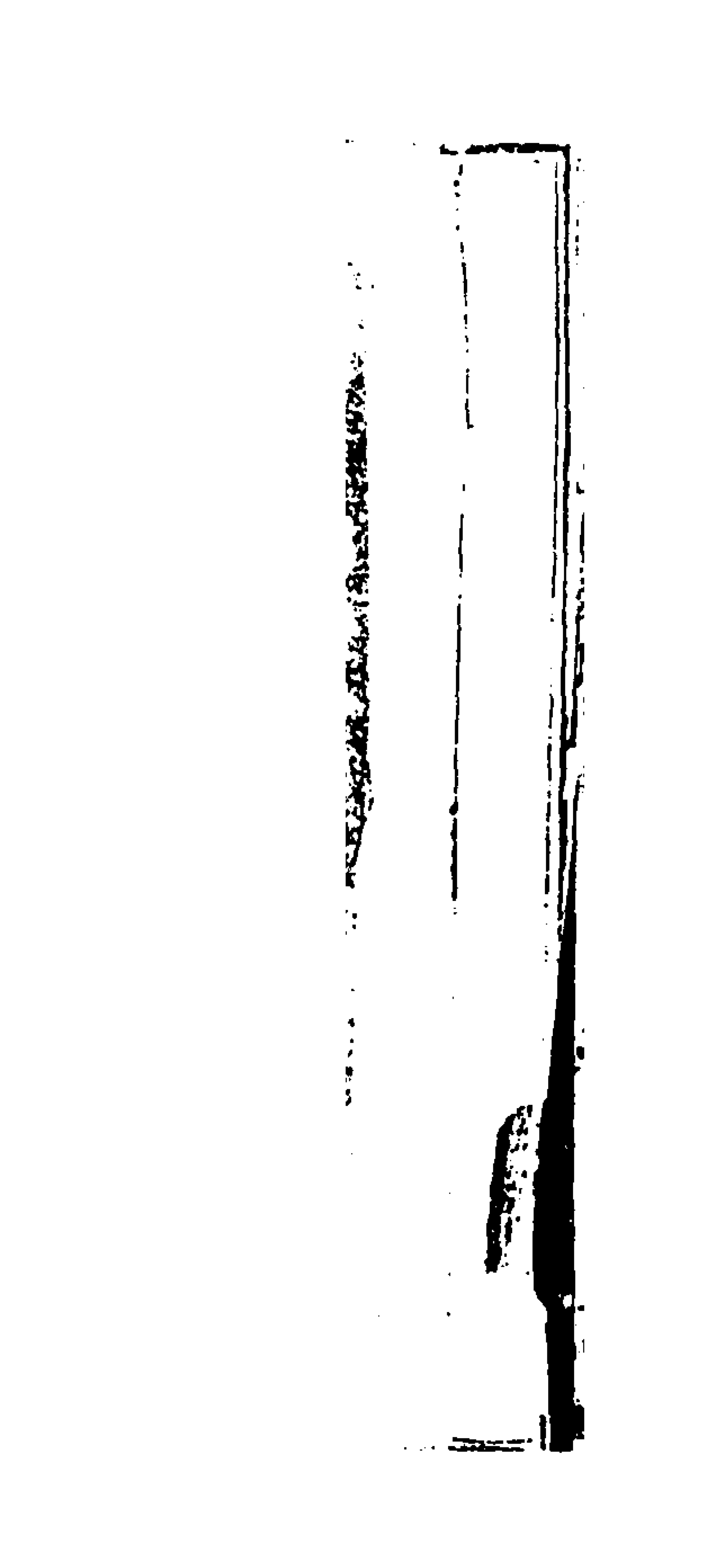
詩五十九首

別諸生　中秋

復過釣臺　西安雨中

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寄及之

長生　夢中絕句



王門宗旨卷之一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王陽明先生語抄之一

語錄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

乙蕭山徐宇寫朱寀刻

形狀大略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須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

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

删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

先爲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

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

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先有箇明的功夫學

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

然則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

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問上達功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

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
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
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
心不可得思者皆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
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
人安能豫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
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
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
必別尋箇上達的功夫

問寧靜存心時可謂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有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爲舊時學問他倒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爲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

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為學頭腦處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

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
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
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
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
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
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
迷也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為善去惡否曰善
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

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爲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

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

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着却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爲道止若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

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卽道道卽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巳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淸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朕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然

冲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叙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卽遷有過卽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

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却是助長
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
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
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
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
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為善矣此等善惡皆由
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
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

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既非惡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若全無好惡却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

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惡一般曰去
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著意思曰草有妨礙理
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
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
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
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
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
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
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

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即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麽心周茂叔窻前草不除是甚麽心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

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何如

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着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太公書所謂

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替汝克先生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爲得箇軀殼的

已不會爲箇眞己先生曰眞己何曾離着軀殼
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會爲且道汝所謂軀
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爲此
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
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
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
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爲汝耳目口
鼻四肢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
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

非禮勿視聽言動方纔成得箇耳目口鼻四肢
這箇纔是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
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外面的物事
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
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
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
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
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
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

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纔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真己這箇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卽生無之卽死

汝若真爲那箇軀殼的已必須用着這箇真已便須常常保守着這箇真已的本體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纔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鍼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鍼這纔是有爲已之心方能克已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有爲已之心不能克已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

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輙自信自好若此真鴟鴞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却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辦箇真要求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尚自不會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

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纔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人胷中各有箇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

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真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

于中國裳華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胷中皆傷食之病也

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氷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纔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却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

問有所忿懥一條先生曰忿懥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懥着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大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懥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懥等件只是箇物來順應不要着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鬬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却此心廓然不曾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黄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

須存箇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辟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即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

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濟便要矯强做出一箇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

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箇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着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愚的人與之語上尚且

不進況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聖人的心憂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性說命他也不省得也須謾謾琢磨他起來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却似聖人教人差了

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功夫不是透得這箇真機如何得他充實光輝若能透得時不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胷中渣滓渾化不使有毫髮粘滯始得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

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曾在不睹不聞上
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
睹不聞是功夫亦得
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
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
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
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
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
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

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

善雖如此說亦無太差但告子執定看了便有箇無善無不善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箇物在外却做兩邊看了便會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了更無有內外之閒告子見一箇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便見他於性有未透徹處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

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為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矣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為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為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為體口無體以萬物之

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却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妙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聰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智聖人只是一能之耳能處正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箇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朱子作效驗說如何

先生曰聖賢只是為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仁者以萬物為體不能一體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於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闥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先天而天弗違天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即天也

問知譬日欲譬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敎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着時良知亦

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
是簡易透徹功夫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
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
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
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
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
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得一

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决便已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即有二了

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未達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

要民俗反朴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却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曰某要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亦難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對曰古人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却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元聲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為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在

此歌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便是樂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依永律和聲律只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的本何嘗求之於外曰古人制候氣法是意何敢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我的中和原與天地之氣相應候天地之氣恊鳳凰之音不過去驗我的氣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先須定至日然至日子時恐又不准又

何處取得準來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甑其流必歸於文過一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只得劈頭說箇無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之若說有箇已發未發聽者依舊落在後儒見解若真見得無未發已發說箇有未發已發原

不妨原有箇未發已發在問曰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為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

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覷的眼皆是執定就都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不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

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淸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淸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義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

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
所亂便常做箇羲皇已上人

薛尚謙鄒謙之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歎先生自
征寧藩已來天下謗議益衆請各言其故有言
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衆有言先
生之學日明故爲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言
先生自南都以後同志信從者日衆而四方排
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
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耳諸友請問先生

曰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纔做得箇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罷尚謙出曰信得此過方是聖人的真血脉

先生鍜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倒看你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

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悅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反其言而進之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試歸爲先生道途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們拏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箇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

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先生一言剪裁剖破終年爲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懼

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着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

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歎聖賢是做不得
的無他大力量去[illegible]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
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
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
便自有擔當了這等意思都要說與諸公知道
我這裏言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功夫
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如此格
物雖賣柴人亦是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
皆是如此做

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

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衆曰見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　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　之心神只在有覩有聞上馳騖不在不覩不聞上着實用功蓋不覩不聞

然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功夫學者時時刻刻常睹不睹常聞其所不聞功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著力不待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以在外者之聞見爲累哉

問先儒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

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

非道無往而非功夫

諸公在此務要立箇必爲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

問近來妄念也覺少亦覺不曾着想定要如何用功不知此是功夫 先生曰汝且去着實用功便多這些着想也不妨久久自會妥帖若纔下

得些功便說　丸霖恃

一友自歎私意　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先生曰你有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一命功夫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了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你看這箇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教做心對曰只是一箇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人只爲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

我的靈明誰　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
俯他深鬼神　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
祥天地鬼神萬物　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
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　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
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
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
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
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追送嚴灘汝中舉

佛家實相幻相之說先生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功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說本體先生然其言

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爲子而傲必不孝爲臣而傲必不忠爲父而傲必不慈爲友而傲必不信故象與丹朱俱不肖亦只一傲字便結果了此生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

明無纖介染　一無我而已胸中乚不可
有有即傲也　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
而已無我自能謙　謙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
魁
此道至簡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曰其如示
諸掌乎且人於掌何日不見及至問他掌中多
少文理却便不知即如我良知二字一講便明
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却誰能見得問曰此
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即是

易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山陰王業洵遜菴校

王門宗旨卷之